

旅游对大学生人格生态化的影响研究

张香菊¹, 杨桂华², 陈 飙², 张凤太¹

(1. 贵州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贵阳 550018; 2. 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昆明 650000)

摘要: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在于公民人格的生态化塑造。作为大学生获得生态体验的重要途径, 旅游在其生态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情况值得关注, 它关系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培育和成长。然而, 研究发现, 旅游各因素与受访大学生的生态人格及其各维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即当前我国旅游活动在促进大学生人格生态化方面的作用尚未发挥。究其原因, 这既与我国以单一的课堂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有关, 也与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非生态化现状有关。

关键词: 生态人格; 生态意识; 生态伦理; 生态实践; 旅游;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 (2016) 04-0071-06

一、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为应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问题制定的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转型, 无不对国民人格的生态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 如果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不是具有生态化人格的生态人, 而是漠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非生态人”或“反生态人”,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是无法顺利完成的, 美丽中国也将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在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 国民的人格生态化水平事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培育公民的生态人格, 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的重要任务, 培育具有生态人格的公民, 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的。因此, 促进公民的人格生态化既具有过程意义, 又具有结果意义^{[1]173-174}。

2015年, 我国旅游人次达到40亿, 人均出游率接近3次^①。旅游已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发展成为大众化、经常性的消费活动, 也将逐渐演变为居民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旅游将与国民休闲生活关系更加紧密, 对国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

念产生更大影响。作为公众教育的重要方式和参与生态体验的重要途径, 旅游的环境教育效果与居民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息息相关, 并将最终对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

大学阶段是个体人格形成和塑造的关键时期。学生在这一阶段接收到的信息和经历的活动对其人生观、价值观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大学生即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 他们的人格生态化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大业的成败, 他们的生态人格塑造意义尤为重大。走进大自然的生态体验可以让大学生对自然怀持忏悔之心、敬畏之心、谦卑之心、珍爱之心, 是环境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也是培养生态人格的重要方式^{[2]701-702}。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下, 户外旅游是大多数大学生参与生态实践、获得生态体验的唯一途径。

综上, 旅游是否在大学生生态人格塑造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既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培育, 也关系到旅游业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挥。

二、概念界定

人格的研究是关于人性的学说, 生态人格即是相对于生态文明的主体“生态人”提出的。它

作者简介: 张香菊 (1987-), 女,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为旅游行为; 杨桂华 (1957-), 女,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 陈飙 (1972-), 男,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张凤太 (1979-), 男, 副教授, 2010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生态安全和生态经济。

^① 数据来源: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计算得出。

是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生态人所具有的知识、意识、品格、能力等的综合体现^{[1]172}。因此,最早关于生态人格的研究是暗含在对生态人规定性的描述中的^[3]。随后,又有了“德性生态人”“社会生态人”“生态人”等不同表述。由于从社会、道德等不同角度出发,在生态人应当妥善处理的各种关系中,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大致从“人-地(人与自然)”关系、“人-地、人-人(个人与他人、社会)”关系到“人-地、人-人、人-我(个人与自身)”关系,不断丰富。目前的普遍观点认为,生态人最终应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和谐共处,是达到良好的生命存在状态的人。关于生态人的研究和阐述其实已经对生态人格做出了解释,表明了生态人格对人的发展要求^{[2]666}。根据班杜拉的“交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人格是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内在动力组织和外在行为模式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4]。同样的,生态人格也是在个体受到生态知识、优美环境等相关信息的刺激下,内在动力组织和外在行为模式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生态化的内在动力组织就是个人的生态意识,生态化的外在行为模式即是生态实践。因而,本文所研究的生态人格是指具有生态意识和践行生态行为的理想人格,而人格的生态化则是指不断向这一理想人格趋近的塑造和培养过程。

生态人格的塑造是文明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必然,可促进自然的完满到人的完满的实现^[5]。其中,环境文化熏陶、环境教育内化和参与生态实践是三种重要的塑造路径^[6]。而生态化旅游活动的参与则使旅游者同时实现了获得生态体验、传承生态文化和在生态化的旅游环境中接受环境教育的三重目标,包含了以上三种塑造路径。从理论上讲,生态旅游对促进旅游者的人格生态化发展具有天然的优势。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 研究模型及假设

根据人格的三元交互决定论,人格是由个体因素、行为和环境三种元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且元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人格的生态化塑造过程中,我们虽不能对个体内部因素直接产生作用,却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改善环境以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来间接促进人

格的生态化。反向推理,在生态人格的测评中,虽然不能直接观察出其人格的生态化水平,却可以通过其生态意识的强弱和生态行为的表现进行判断。因此,在最初的模型设计中,对大学生生态人格的测度细分为对个体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两个维度的考量,并将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其进行修订。

为探究旅游活动对促进大学生生态人格塑造的作用情况,本研究基于“旅游对大学生人格生态化具有积极影响”的假设确定了初步的研究模型(如图1)。研究的自变量是旅游活动,因变量是大学生生态人格。对大学生旅游活动的测量选取旅游次数、旅游方式和旅游内容三个指标。并假设旅游次数越多、旅游方式自助性越强、旅游内容越偏向自然资源对生态人格及其两个维度的积极影响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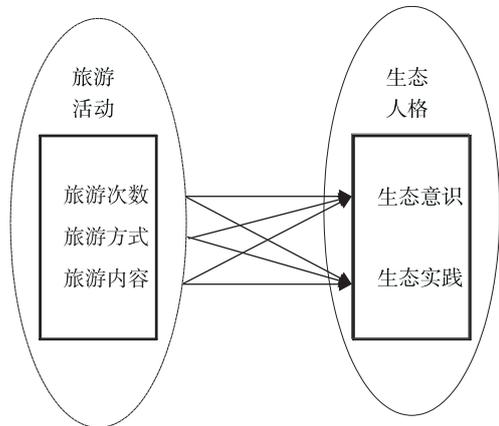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的初步模型图

(二) 问卷的设计与调查

1. 指标开发

通过研究国内外已经开发的生态文明知识、环保知识、生态文明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环保习惯、生态旅游行为等问卷,并结合对生态旅游和心理学专家访谈的结果,构建了具体指标。在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共相应的确定了问题意识、行动意识、伦理意识、日常习惯、消费习惯、出行习惯6个具体指标。

2. 问卷初设

问卷包括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情况、旅游情况和人格生态化水平3个部分。个人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专业类别和年级4个指标;旅游情况包括旅游总次数、旅行方式、旅游景区景点类型3个指标;人格的生态化水平则依据前

述中生态人格所构建的指标对应设计了 30 个问题分别进行测量。第一、第二部分所设问题均为单项选择题。人格生态化水平的所有测量题项均采用 5 点 Likert 量度法, 将被调查者的评价结果分为 5 个级别并对每个级别赋予其相应的分值, 其中 1 分代表“完全不同意”, 2 分代表“比较不同意”, 3 分代表“不确定”, 4 分代表“比较同意”, 5 分代表“完全同意”。

3. 问卷评估与确定

问卷的评估邀请了旅游经历丰富、对生态问题

较为了解并有一定问卷设计经验的 20 名典型被调查者对问卷进行评估。典型被调查者包括云南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西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管理专业的本科生、河南农业大学林学专业的本科生各 5 名。通过问卷的前测, 在被调查者对题项设置、题项表达、问卷编排提出的意见和问卷预测结果的分析基础上, 修改和完善题项。共删除 8 个题项, 修改 10 个题项的表达, 形成最后的问卷。问卷最终版共有量表题 22 个(详见表 1), 单项选择题 7 个。

表 1 生态人格量表

维度	指标	题项	
生态意识	问题意识	E1. 当代人保护生态环境十分迫切	
		E2. 生态问题的根源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人的认识问题	
		E3. 人的身心疾病与环境变差有关	
		E4. 人际关系疏远与环境变差有关	
		E5. 看到其他游客对环境的破坏行为, 我会感到难过	
	行动意识	E6. 为了保护环境, 旅游景区景点应当限制游客量	
		E7. 我愿意参加生态或环境保护团体	
		E8. 我愿意为当地的环境保护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E9. 很多年后才会爆发的环境问题与当代人无关	
		E10. 植物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价值要低	
		E11. 动植物的存在价值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	
		E12. 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主宰	
		E13. 人类造成自然环境污染不是道德问题	
生态实践	日常习惯	E14. 我随时注意节约用水	
		E15. 我总是尽可能地两面使用纸张	
		E16. 我不浪费饭菜	
	消费习惯	E17. 我经常关注生态环境问题	
		E18. 我尽量避免使用塑料袋	
		E19. 我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	
		E20. 我尽量购买绿色食品	
		出行习惯	E21. 我优先选择低碳的交通工具
			E22. 我优先选择绿色酒店

4. 调查方法与过程

由于本研究的调研对象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大学生, 能够理解问卷中所设问题及答案的真实含义和填答问卷的准确方式, 故研究中资料的收集均采用自填问卷法。问卷调查采用个别发送法、网络调查法和现场填答法相结合。网络调查法和个别发送法都借助了专业的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 通过微博、微信、QQ 等社交媒体进行扩散。为使抽样调查具有代表性, 在样本的区域选择上尽量覆盖全国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的的大学生群体, 在群体的选择上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群体。被抽样院

校包括: 东部的浙江工商大学、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西部的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学院, 南部的海南大学, 北部的吉林大学和中部的河南农业大学。问卷调查从 2015 年 3 月 7 日开始, 到 2015 年 4 月 7 日结束, 共收到有效问卷 435 份。并将所回收的问卷数据录入 SPSS19.0 后, 进行下述分析。

四、生态人格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一) 调查样本描述

对问卷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频率分析的结果表

明, 样本的男女比例接近 1:1, 由性别造成的总体误差可以忽略; 样本的年龄结构以 18~25 岁为主体, 符合我国大学生年龄分布的整体情况, 这也是本研究中生态人格测评的目标年龄阶段; 样本的年级分布涵盖了大一至研三; 样本的专业涉及目前大学设置的 11 个专业门类, 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 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结合问卷内容, 对问卷主体进行内容一致性分析, 得出 Cronbach's 系数为 0.867, 绝对值大于 0.8, 信度较高。为了检验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 首先进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 KMO 检验, 检验结果 KMO 值达到 0.915, 巴特利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5611.762, 相应的概率 Sig 为 0.000, 说明各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三) 生态人格的因子分析结果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 原则上应保证样本数量是题项的 5 倍, 本次有效问卷共有 435 份, 题项 29 个, 达到 15:1, 因此样本量是十分理想的。本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 以特征值大于 1 作为公因子选择的标准。经过 3 次正交旋转, 先后删除 2 个不符合条件的题项 4 和 8, 最终得到结构清晰的三个公因子, 结合各因子包含的具体成分进行命名, 得到生态意识、生态伦理和生态实践三个公因子。(见表 2)

根据 EC、EE、EP 三个公因子涵盖的意义, 对其含义进行解释: 生态意识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主要指个体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自我参与环境保护的意愿; 生态伦理 (Ecological Ethic), 是指将伦理对象扩展到自然, 个体对自然的道德认知; 生态实践 (Ecological Practice), 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环境问题、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实际行为。

根据公因子的权重, 得出生态人格 (E) 的综合得分, 即 $E = (EC * EC \text{ 的解释方差比例} + EE * EE \text{ 的解释方差比例} + EP * EP \text{ 的解释方差比例}) / \text{三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 。

(四)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研究模型修改

通过主成分分析, 生态人格的测量维度更加清晰的分为生态意识、生态伦理和生态实践三个维度。因子分析结果说明, 生态伦理是反映人格生态化水平的重要维度, 而不是生态意识下的一个指标。故根据分析结果对模型进行修正, 结果如图 2。

表 2 生态人格因子上的负荷值及信度检验结果

因子	因子命名题项 (简写)	负荷值	解释方差比例/%	α 系数	
EC	生态意识	E1	0.647	13.201	0.702
		E2	0.615		
		E3	0.692		
		E5	0.571		
		E6	0.595		
		E7	0.534		
		EE	生态伦理		
E10	0.771				
E11	0.783				
E12	0.827				
E13	0.585				
E14	0.640				
EP	生态实践	E15	0.626	25.484	0.899
		E16	0.741		
		E17	0.729		
		E18	0.799		
		E19	0.775		
		E20	0.709		
		E21	0.756		
		E22	0.7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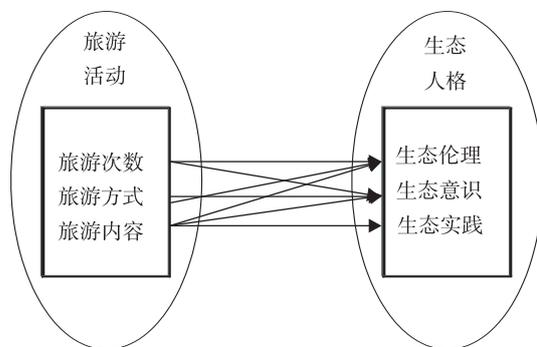


图 2 修改后的研究模型图

五、旅游与大学生人格生态化水平的相关分析

(一) 方差分析

在相关分析之前, 应对样本的性别、年龄、专业 and 年级进行方差分析 (性别因素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方差分析), 以了解这些样本的基本因素对样本的生态人格因子的影响情况, 以便在旅游影响研究中进行剥离。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样本的年级、专业对生态实践、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三个因子以及综合因子生态人格均无显著影响; 样本的性别因素对生态意识因子无显著影响, 对生态伦理、生态实践因子和综合因子生态人格有显著影响; 样本的年龄因素对生态实践、生态伦理两个因子和生态人格这一综合因子无显著影响, 对生态意识因子有显著影响。

(二) 相关分析

为剥离性别和年龄因素对相关分析结果的影响, 以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旅游因素与生态人格、生态伦理和生态实践三个变量的偏相关分析, 以年龄因素为控制变量进行旅游因素与生态意识的偏相关分析(表3)。分析结果表明, 旅

游内容的自然性与生态实践因子的偏相关分析显著性小于0.05, 但由于相关系数仅为0.103, 远小于0.3, 故可认为二者不相关; 而其他旅游各因素与生态实践、生态伦理、生态意识和生态人格相关性分析的P值均远大于0.05, 故两两之间没有线性相关关系。

表3 旅游因素与生态人格及其各维度的偏相关分析

		EP	EE	E	EC
旅游次数	相关系数	0.089	-0.057	0.041	-0.020
	显著性	0.068	0.247	0.406	0.689
旅游方式	相关系数	0.003	-0.030	-0.015	-0.004
	显著性	0.949	0.542	0.759	0.933
旅游内容	相关系数	0.103	-0.056	0.057	-0.008
	显著性	0.036	0.257	0.245	0.877

(三) 研究结果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旅游各因素与受访大学生的生态人格及其各维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即旅游次数的多少、旅游方式或内容选择对大学生的人格生态化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 当前我国旅游活动在促进大学生人格生态化方面的作用尚未发挥, 研究假设不成立。

探究其原因, 这既与我国以单一的课堂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有关, 也与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非生态化现状有关。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 大学生旅游次数过少。对大四(含大四)以上的样本进行旅行次数统计分析发现: 大学期间旅游次数在4次以下的样本达到54.3%, 即一半以上的大学生年出游次数不到1次; 旅游次数在8次以下的样本达到82.9%, 即年旅游次数在2次以下者占绝大多数。我国2015年人均出游率近3次, 发达国家人均出游率约5~7次。可见, 不管是与国内还是国外的出游率比较, 我国大学生的出游频率都很低。旅游次数少、年均出游率低, 旅游对大学生的影响极其微弱, 这是旅游活动与大学生人格生态化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的最重要原因。在整体极低出游次数的前提下, 旅游次数的多少自然也就都不能产生差异。

第二, 生态化的旅游供给不足。我国的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生态景区、绿色酒店、低碳交通发展都处在探索阶段。虽然, 我国已经制定《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国家标准, 并已经有76处知名景区列入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名录。但这些生态景区多数尚不能提供真正的绿色旅游产品和绿色服务。景区内可供选择的低碳交通工具很少, 多处旅游目的地没有。

鲜有的生态旅馆、绿色酒店更已经成为奢华和高端的象征, 大学生的消费能力更是无法企及。因此, 不管是团队出游还是自助行, 大学生购买到生态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可能性都极小。

第三, 景区的环境教育功能未发挥。大自然与人类是亲密的朋友, 这种关系是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人无法理解的。生态伦理观的形成需要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需要自然导师的引导。而进行环境教育的最佳地点就是各类生态环境良好的保护地。没有完善的环境教育体系, 为防止对生态的破坏, 大批旅游者只能止步于观光这一和大自然的最浅层接触。各类自然景区本应是普及生态知识、增进人与自然之间感情的天然乐园, 却成为旅游者观光、购物的游乐场。这也正是旅游景区类型的选择与大学生的生态伦理观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之原因所在。

六、研究启发

(一) 对我国教育的启发

长期以来, 唯高考的升学模式给学生的生活和成长带来很多问题。片面追求高分的课程教育, 忽视了孩子的道德教育和体能教育, 导致孩子出现了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2014年对河南省在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按照百分制, 总体健康素养平均分为68分, 健康生活方式平均得分仅为29分^[7]。学者对某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普查, 发现近40%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8]。自幼缺乏大自然的滋养是大学生身心健康欠佳的重要原因, 也是其生态人格塑造的制约因素。还孩子自然的天性, 还他们自由全面成长的权利, 就要让他们回归自然, 经常的

走进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与他人为伴，与自然为友。

首先，在现有的学校教育内容中融入环境教育，不局限于教室这一教学场所，也不拘泥于课堂讲授这一教学方式，将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其次，家庭教育要注重孩子的全面成长，为孩子创造与他人交往、与自然接触的机会。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让孩子参加自然教育学校、带孩子参与研学旅游等。包含生态体验活动的环境教育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不可或缺，在旅游中融入环境教育，在玩中学，在游中成长，助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最后，社会各界应当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为青少年与自然近距离接触提供场所和机会，为环境教育发展提供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条件。

（二）对旅游发展的启示

欲发挥旅游在生态人格塑造方面的积极作用，体现旅游业发展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改变旅游发展生态性不足、公共性被遗忘的局面，要在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中融入环境教育的内容。

第一，保证生态旅游产品的公共性。与生态和环境相关的物品多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公地悲剧”等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忽视环境物品的公共性将要导致的不仅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问题，更有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也正是考虑到环境物品的公共性问题，才提出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大业。我国的各类自然景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都属于公共产品，应当用来满足促进全民人格生态化转型的公共需要。大学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是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其对生态旅游产品使用的基本权利，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

第二，加强旅游环境的生态化建设。旅游环境包括旅游硬环境和旅游软环境。旅游硬环境是指为旅游活动开展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等基础条件的车辆、道路、宾馆、酒店、景区等物质实体。旅游软环境是指为旅游活动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和为旅游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保障的相关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生态景区、绿色酒店的建设和低碳交通的发展是为旅游者生态人格的培养营造外在环境，也是为旅游者参与生态实践提

供基础和条件。生态旅游的标准和规范既是为旅游业生态化发展提供参考和约束，也是为旅游者约束自己的非生态化或反生态化行为提供引导。生态旅游行为规范在一定的时间内就会成为旅游者的习惯，并最终内化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和认识。为旅游者打造生态化的旅游环境，人格的生态化也就在生态环境、生态实践和生态意识的交互作用下实现了。

第三，将环境教育融入生态旅游活动。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内在的耦合性已经获得国内外生态旅游学术界和业界的认可，生态旅游环境教育也已经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取得成功的经验^[9]。国内学者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所做的研究成果表明，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在提高旅游者生态知识、生态意识和增强其生态行为方面有显著作用^[10]。我国生态旅游起步较晚，但在日益升温的近几年间逐渐走向异化，保护环境和环境教育的功能被架空。一方面，将环境教育融入旅游活动，可以解决我国生态旅游的异化发展问题，让生态旅游真正走向“生态化”；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在培育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生态人格方面的教育主体多样化、教育场地多样化和教育方式多样化，让人们在轻松愉悦的旅途中实现人格生态化的转型。

【参考文献】

- [1] 彭立威. 试论生态化人格及推进人格生态化的意义 [J].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12 (3): 170-174.
- [2] 刘湘溶.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 (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701-710.
- [3] 顾智明. “生态人”探析 [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 2005 (1): 4-7.
- [4] 班杜拉. 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 社会认知论 [M]. 林颖, 王小明, 胡谊,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5.
- [5] 彭立威. 论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格臻善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1): 30-33.
- [6] 彭立威. 论生态人格——生态文明的人格目标诉求 [J]. 教育研究, 2012 (9): 21-26.
- [7] 杨晓, 张振香, 张艳, 等. 河南省在校大学生的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4, 31 (10): 787-790.
- [8] 吴萍娜. 高等职业新生大学生人格健康问卷心理普查分析及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J]. 校园心理, 2014 (4): 253-254.
- [9] 李文明, 钟永德. 国外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研究综述 [J]. 旅游学刊, 2009 (11): 90-94.
- [10] 李文明.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实证研究 [J]. 旅游学刊, 2012 (12): 80-87.

(下转第87页)